

出走与回归——概念隐喻视域下的《女勇士》

林思丞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6)

【摘要】 概念隐喻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理论, 自莱考夫提出概念隐喻以来, 隐喻概念得以不断深化, 并从修辞学层面进入到认知与文化层面。本文选取华裔女性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 研究其概念隐喻的运用, 并进一步解读隐喻背后的思想体现以及文化交往的动态过程。

【关键词】 概念隐喻文化; 女勇士; 华裔女性文学; 认知语言学

DOI: 10.18686/jyxx.v2i5.34126

1 概念隐喻理论

1980年, 著名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出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并在书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 认为隐喻存在于人的概念系统中, 这也是隐喻作为语言表达具有可能性的原因。因而, 大多数的概念系统也是隐喻结构的, 也即隐喻不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 更是人的思维方式, 在人们与物理环境的交互中形成可能的空间结构及其概念。着眼隐喻认知关系的学者, 还有尼采(Nietzsche)和赫尔曼·黑塞(Hesse)等人, 皆赞同隐喻是人的思维方式, 并认为隐喻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2002年, 彼得(Peter Stockwell)在《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s Poetics: An Introduction*)中具体研究了概念隐喻的映射问题, 指出隐喻的定义大多涉及两个或多个概念域的理解, 而本体和喻体两个元素之间的共同属性构成了隐喻的基础, 如“Juliet is the sun”, Juliet是目的域, 而sun则是源域。莱考夫等人将概念隐喻分为分类, 本体隐喻、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 本文主要以莱考夫的概念隐喻理论为基本框架。

2 《女勇士》中的概念隐喻

1976年, 华裔作家汤亭亭的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en Warrior: 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出版, 该作品被视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卓越文学作品。小说共五章, 每章故事基本都遵循出走与回归的模式, 且小说中的隐喻含义不仅限于修辞层面, 更间接传达了作者对理想的期许, 凸显出文化交往中动态的整合过程。

2.1 本体隐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

莱考夫认为, 对物理对象的体验提供了本体隐喻的基础, 本体隐喻将作为实体和物质的观察事件、情绪、思维等的方式进行转化, 以达到被人理解的目的。在《女勇士》第二章中, 花木兰遵循西方叙事文学的“追寻”模式, 以离家出游追随两位老者学武为情节线索。该故事中花木兰、长城、岳飞等传统文化符号, 融合了

苍龙、白虎、桃枝、灵芝等符号, 共同构成“博尔赫斯”式的东方迷宫,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追寻故事, 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杂糅(a hybridity)。花木兰离家学武、血战沙场, 这是男性特质表征, 而在战场中与丈夫相遇并怀孕, 是女性表征, 而作为女性的花木兰, 也混合了岳飞刻字的男性身份, 因此, 小说中带着胎儿上阵杀敌的花木兰是雌雄同体的形象(androgyneous image)。这一形象所包含的隐喻, 根据学者研究, 与中国传统哲学中“阴”与“阳”两级的平衡概念类似。而这一平衡的达成, 一方面, 是男女关系的和解, 真正达到平衡; 另一方面, 是中西文化的融合。作者将岳飞、花木兰代表的中国经典与西方追寻模式相结合, 以及其他符号与思想的混合, 共同建构成一个新的彼此相依的隐喻性寓言。

2.2 方位隐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方位隐喻也叫空间隐喻, 是在人类的空间概念中上下、左右等方位在同一概念系统中的相互联系, 如“Happy is up”, 由向上的方位来表达快乐起来的概念。《女勇士》第三章的标题是“Shaman”(巫医), shaman原意为萨满, 生活在墨西哥的西纳坎特科人赋予萨满“先知”的含义, 认为萨满能看到神灵, 可以引导某个灵魂去下界, 或带回某个病人丢失的灵魂, 这一含义指向萨满仪式。第三章中的招魂仪式发生在“我”的母亲在鬼屋中与鬼斗争后, 招魂的原因是母亲在鬼屋里遇到了压床鬼(sitting ghost)。母亲与鬼的“斗争”过程涉及方位隐喻的使用, 压床鬼出现的地方是“under the bed”, 但随后压到母亲身上, 这时母亲的位置是“underneath”, 意味着母亲处于弱势, 之后母亲说严先生教他们: “After life, the rational soul ascends the dragon; the sentient soul descends the dragon”(人过世后, 理智之人升天, 有情众生入地), 这里再次强调向上的积极概念与向下的消极概念。第二次仪式是驱鬼仪式, 领头的母亲在把一只桶顶在头上后, 连同母亲在内的女学生们“lifting smoke and fire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floor corners”, 女学生们此时就像是能通灵的萨满, 他们的力量弥漫到了整个房

间, 占据空间代表房中的压床鬼被打败了, 最后变成一块在床尾下面滴血的木头, 此时母亲与鬼的空间位置进行了调换, 也意味着母亲的胜利。两次仪式完成后, 具有西方含义的萨满仪式与中国的驱鬼概念最终在母亲身上得以融合。

2.3 结构隐喻 (structural metaphors)

莱考夫认为, 结构隐喻是使用一个清晰的、高度结构化的概念来建构另一个经验概念, 如“argument is war”, 以具体概念来比喻深层次的、抽象的概念。在《女勇士》的第四章, 战争的概念被用于喻指月兰出走寻夫的情景。勇兰带着来美国寻夫的月兰与背叛她的丈夫见面, 地点是在一辆汽车上, 丈夫坐的汽车前座被比喻为“a barrier against the two woman”, “barrier”有军事含义, 可表“阻拦”或“拦阻装置”; 丈夫拒绝与月兰一起生活后, 月兰精神上开始出问题: “She has been creeping along the baseboards and peeping out windows”, 这时她的行为就像打探敌军的间谍, 而她认为自己是被监视的人, 敌人通过电话“trace”与她联系的人。最后月兰不让家里人出门, 并且提到“airplanes”“ashes”等词汇, 再次把读者带入战争场面。月兰寻夫失败后, 作者借勇兰之口指出“when the emperors had four wives, the wife who lost in battle was sent to the Northern Palace”, “battle”

又一次指向月兰与丈夫见面的战争隐喻, 而“sent to the Northern Palace”(打发到北宫)也与败北的概念相互映射, 寻夫失败的月兰未曾归家, 最终归于尘土。月兰与丈夫各自作为战争图式的双方是为对立立场, 而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 月兰寻夫的失败原因可理解为双方文化的冲突, 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必然有冲突, 但月兰的悲剧也说明冲突并不是文化交往的理想模式, 对立只会造成生命力的衰竭, 而文化的对立也将走向悲剧。

3 结语

在小说第五章中, “我们”在礼堂玩夺旗子游戏, 礼堂中左边挂着中国国旗, 而右边挂着美国国旗, 国旗的并置间接传达了两国文化地位等同的思想, 亦是文化交往中自我文化价值的认可。出走与回归模式下《女勇士》的故事对于中国形象及文化的表达, 虽然存在部分误读, 但也是重塑在美国文学中代表身份认同的华裔文学形象的重要尝试, 小说中亦透露着文化融合与和解的思想。

作者简介: 林思丞 (1988.1—), 女, 四川自贡人,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课题: 20世纪美国华裔女作家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研究, 项目编号: 2019KY0989。

【参考文献】

- [1] Maxine Hong Kingston. The Woman Warrior: Memorie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UK: Vantage Books, 1989: 57-168.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7-83.
- [3] Peter Stockwell.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02: 105-120.
- [4] Liang Xin. A Study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in Nobel Literature Addresses[D].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20.
- [5] Yang Qing. Mulan in China and America: From Premodern to Modern[J].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 West, 2018, 5.
- [6] 冯军. 刍议文学研究中的概念隐喻——以《李尔王》为例 [J].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5).
- [7] 胡勇. 论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的利用 [J]. 外国文学研究, 2003 (6).
- [8] 凌喆. 特德·休斯诗学研究 [M].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 [9] 黄丝. 《女勇士》隐喻翻译的文化象征意义取向 [J]. 海外英语, 2018, 7.